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 第十三回 孽龍求觀音講和 真君五次收孽龍

卻說觀音菩薩別了真君，欲回普陀岩去。孽龍在途中投拜，欲求與真君講和，後當改過前非，不敢為害。言辭甚哀。觀音見其言語懇切，乃轉豫章，來見真君。真君問曰：「大聖到此，復有何見諭？」觀音曰：「吾此一來，別無甚事，孽龍欲與君講和，今後改惡遷善，不知君肯允否？」真君曰：「他既要講和，限他一夜滾百條河，以雞鳴為止。若有一條不成，吾亦不許。」弟子吳猛諫曰：「孽畜原心不改，不可許之。」真君曰：「吾豈不知？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時，動輒淹浸，吾欲其開成百河，疏通水路耳，非實心與之和也。」觀音亦曰：「害人之物，吾亦不能容他。但適來見其言辭懇切，聊此一行耳。和與不和，卻憑君自處。」於是觀音遂辭真君而去。孽龍接見，問其所以。觀音將真君所限之事，一一說與孽龍。孽龍大喜，是夜用盡神通，連滾連滾，恰至四更，真君命社伯等神扣計其數，已滾九十九條，社伯心慌，乃假作雞鳴，引動眾雞皆鳴。孽龍聞得大驚懼，自知不能免罪，乃化為一少年，未及天明，即遁往湖廣躲避去訖。真君至天明查記河數，止欠一條。雞聲盡鳴，乃知是社伯假雞鳴也，遂令弟子計功受賞。真君急尋孽龍之時，已不知其所在。後來遂於河口立縣，即今之南康湖口縣是焉。

卻說孽龍遁在黃州府黃岡縣地方，變作個少年的先生求館。時有姓史的，有一老者，名仁，家頗饒裕，有孫子十餘人，正欲延師開館。孽龍至其家，揖曰：「小生姓曾名良，本貫豫章人氏，聞君家有館，特來領教。」史老見其人品清高，禮貌恭敬，心竊喜之，但未知其學問何如，遂謂曰：「敝鄉舊俗，但先生初來者，或考之以文，或試之以對，然後啟帳單。老有一對，欲領尊教，何如？」孽龍曰：「願聞。」史老曰：「曾先生腰間加一（四）點，魯邦賢士。」孽龍曰：「我就把令孫為對。」遂答曰：「史小子頭上著一橫，吏部天官。」史老見先生對此對絕妙，不勝之喜，乃曰：「先生高才遠養，奈寒舍學俸微少，未可輕屈。」孽龍道：「亦有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史老遂擇日啟館，叫諸孫具贄見之儀，行了拜禮，遂就門下授業。孽龍教授那些生徒，辨疑解惑，講書說經，明明白白，諸生大有進益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以孽龍自滾河以後，遍尋不見，遂同甘戰、施岑二人徑到湖廣地面，尋覓蹤跡。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，乃與二弟子徑往其處，至一館中，知是孽龍在此變作先生教訓生徒。真君乃問其學生曰：「先生哪裡去了？」學生答雲：「先生洗浴去了。」真君曰：「在哪裡洗浴？」學生曰：「在澗中。」真君曰：「這樣十一月天氣還用冷水洗浴？」學生曰：「先生是個體厚之人，不論寒天熱天，常要在水中去浸一浸。若浸得久時，還有兩三個時辰才回來。」真君乃與弟子坐在館中，等他回時就下手拿著。忽舉頭一看，見柱壁上有對聯雲：

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；

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。

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

又壁上題有詩句雲：

自歎年未（來）運不濟，子孫零落卻無遺。

心懷東海波瀾闊，氣壓西江草樹低。

怨處咬牙思舊恨，豪眾揮筆記新詩。

男兒不展風雲志，空負天生八尺軀。

真君看詩對已畢，乃大驚，謂其弟子曰：「此詩此對自是復仇之語，若此孽不除，終成大患，汝等務宜勉力擒之。」言未畢，忽史老來館中看孫子攻書。時盛冬天氣，史老身上披領羊裘，頭上戴頂暖帽，徐徐而來。及見真君丰姿異常，連忙施禮，問曰：「先生從何而來？」真君答曰：「小生乃豫章人，特來訪友。」史老謂孫子曰：「客在此，若何不通報？」遂邀真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。茶畢，史老問真君姓名，真君曰：「小生姓許名遜，此二徒一姓施名岑，一姓甘名戰。」史老曰：「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，誅滅蛟精，敢是足下否？」真君曰：「然。」史老遂下拜禮，真君以其年老，即連忙答之。史老謂真君曰：「仙駕臨此，欲何為？」真君曰：「尊府教令孫者，乃孽龍精也，變形於此，吾尋蹤覓跡，特來擒之。」史老大驚，乃曰：「怪道這個先生無問寒天暑天，日從澗中洗浴，浴水之處，往時淺淺的，今成一潭，深不可量。」真君曰：「尊翁有緣，幸遇小生相救。不然，今日是個屋舍，後日是個江河。即尊翁家屬等，且葬魚腹矣。」史老曰：「此蛟精怎的拿他？」真君曰：「此孽千變萬化，他若提防於我，變化更易。今或不之提防，縱要變時，必資水力，可令公家幾水缸、水桶、洗臉盆及碗盞之類，皆不可注水，使他變化不去，我自然拿了他。」

史老吩咐已畢，孽龍正洗浴回館，真君見了，大喝一聲：「孽畜，走哪裡去！」孽龍大驚，卻待尋水而變，遍處無水，惟硯池中有一點餘水未傾，遂從裡面變化而去。此一變，變得極是詭秘，自西、自東、自南、自北，竟不知其蹤跡也。後人遂有詩歎曰：

堪歎蛟精玄上玄，墨泡變化至今傳。

當時若肯心歸正，卻有金書取上天。